

2015年

当代

中国文学

最新作品排行榜

散文随笔卷



2015 年当代中国文学 最新作品排行榜

散文随笔卷

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5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·散文随笔卷 /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.
—北京: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, 2016.9
ISBN 978-7-5142-1456-7

I. ① 2… II. ① 北… III. ① 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②散文集—
中国—当代③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8940号

2015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·散文随笔卷

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

出 版 人: 赵鹏飞

总 策 划: 尚振山 曹振中

责任编辑: 肖贵平 罗佐欧

责任校对: 魏 欣

责任印制: 孙晶莹

责任设计: 侯 铮

排版设计: 麒麟传媒

出版发行: 文化发展出版社(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: 100036)

网 址: www.printhome.com www.keyin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字 数: 90千字

印 张: 6.5

印 次: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元

I S B N : 978-7-5142-1456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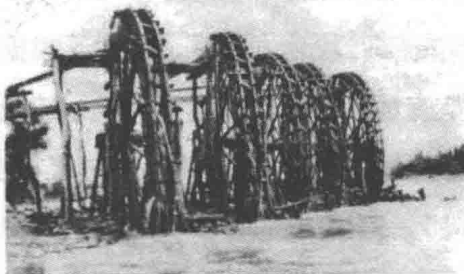
◆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。发行部电话: 010-88275710

目 录

散文随笔	费家营 / 雷 达	1
	中华文化为何长寿 / 余秋雨	35
	父亲的荣与辱 / 梁晓声	89
	落花时节读旧笺 / 韩少功	107
	一个人的国际共运史 / 冯 艺	164

费家营 | 雷 达|

原载《作家》2015 第 11 期



朋友带我游览位于兰州安宁区的“黄河湿地公园”，说这是一处新建的生态景观，很值得一看。果然，在离黄河主流不远的河滩上，在逶迤曲折的栈桥边，细柳生姿，芦苇临风，散布着一窝窝明亮的水洼，别有一番风情。以前从未听说过有什么

“湿地”，现在忽然就有了“湿地公园”，我惊叹兰州的变化之巨。不过，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这里的一草一石似曾相识。当走到一个最大的鹅卵石水坑前，旧景重现，我像被雷电击中一般，呆立无语。我惊恐地想，这总不会是1958年大跃进时，我们曾洒下无数汗水，几乎累死，连走路都要睡着或栽倒的那一块地方吧？很不幸，根据对地理方位的反复核对，正是那块地方。至今还没有任何人道破过它的秘密，更没人想到过它其实是1958年“大跃进”一个遗迹的巧妙利用。于是，“劈北山，挖渔池，大炼钢铁”的震耳的口号声顿时在我耳边炸响。昨天并不古老。

1957年夏天，我十四岁，初中毕业，中考再次失利，仍未考上心仪的学校，铩羽而归。经第二次考试入兰州工农速成中学高中部。这所学校在兰州西郊费家营，主要培训工农干部，自1955年才开始招收普通高中班。我上高中的三年，正好经历了

我们国家“反右”“大跃进”“人民公社”“反右倾”几大运动。

费家营对那时的兰州来说，相当边缘，再往西就是临界的沙井驿砖瓦场了。费家营原为左宗棠的皋兰 72 营之一，是驻扎大兵的地方。1957 年夏季的一天，我来费家营工农速中报到。新生对于新的学校永远充满好奇，我一拿到通知书，立刻就来了，想看看命运带我走向何方。路着实不近，那时公共汽车只能通到十里店，且为沙石路面，扬尘数丈，回看久久不散。剩下还有十多里路，全靠步行。学校在一个叫刘家堡子的地方。

盛夏的正午，沿河滩抄近道走，多是菜地，瓜地，河汊里微波翻涌，河岸上柳丝轻摇，云雀儿鸣啭着一低一昂，在远方荒山的衬托下，阳光更显明丽，周围更显静谧，好似进入了世外桃源。沿途也碰见几拨嬉笑的男女，也是去看新校的，后来证明是我的同班同学。我至今记得某女生滑下坡时咯咯

笑着的样子。一路走得渴极了，在校门口的瓜摊上，因不零卖，我买了一个整瓜，价钱便宜到不敢相信。杀瓜时，发出“沙”的一丝长声，接着咔嚓一声，豁然而裂，红瓤顿现，吃起来甜得蜇嘴，“沙”得爽口。这就是兰州河滩著名的“旱砂”，现在已难觅到。进校门一看，更出意外，简直相当于一个大学的规模。培训工农干部的地方，自然宽绰。学校招待我们吃了一顿中饭，好敞亮的食堂，饭是蛋炒饭，油大，葱花儿喷香，再配上一碗酸辣汤，那口感至今犹在舌尖。来时的低迷似一扫而光，心想，虽然比不上成绩好的同学考在市里，但这里设施好，饭好，操场大，生活上实惠啊。

就这样，我踏进了工农速中高中班。班上都是市内各校的落榜生，经二次考试进来的，情绪不免低落，但大家相视一笑，又有一种潜在的惺惺相惜感。男女生年龄都偏大，大很多，我是全班年龄最小的。这些同学可能平时学习不好，多有早恋经历，

后来证明果然。没多久，就出现了半公开的“出双入对”场景，除了我这种少不更事的“尕娃”，还有山里来的实在太土的“洋芋蛋”们，不少人都迅速找到了各自的“归属”。当然，不等毕业又“各自飞”了，中学生的恋爱像一场雷阵雨，来得快去得也疾。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，我相信，这里应该是兰州甚至全国恋爱风最为盛行的唯一高中了。我一点都没有夸张。

所有学生都住校，也不可能不住校。入校头一天晚自习，是旁听斗争右派分子的会。时在九月初，反右已近尾声。斗争对象是一位“数学权威”，尖子教师，人已显老。让他自己承认，他为了显示他的学问大，经常自己拔头发，以使前额变得光亮可鉴。人们逼他现场拔一根，他就真的拔了一二根。他在台上作贱自己，尽量把自己丑化，逗得批判者们冷笑，接着骂出更难听的话。他的罪行似乎还有攻击统购统销政策之类。他表现得够卖力，但我发现他

的眼圈儿红红的，人也瘦得脱了形。他的自我丑化并没起什么作用，听说还是作为极右分子发配走了。我上高中的头一天即见识了如此怪诞的场面。

这学校不时发生毛骨悚然的事。也是入学刚一周，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操场上，忽然全班紧急集合。进得教室，发现有几个穿蓝制服马裤的警察严肃地站在前面，老师们也紧绷着脸来回清点人数，验看着每一个进来的人，气氛到了让人窒息的程度。有人轻声说，要抓人了。抓谁，不知道，很神秘。不可思议的是，我竟疑心我会不会就是那个要抓的人。恐惧的念头飞过大脑，我迅速反省自己干过什么犯罪的事没有。这时只听一声断喝：把某某某押上来！这一刻在场的人全都脸色煞白，而我竟有一种莫名的解脱感。快六十年过去了，我至今仍清楚记得这位同学的名字，但我不愿说出来。他被当众戴上手铐，宣布说，他长期盗窃，是一个惯犯，立即逮捕法办。他的脸色并不苍白，临上吉普车前，似乎还

看了我一眼。这一眼有何深意呢，我不由打了个寒战。他是个沉默阴鸷的家伙，开学第一周，我和他还说过几次话。我至今不明白，公安局也罢，学校也罢，要抓谁就抓吧，何必要在开学初，布置这么一场杀一儆百的大戏呢？所有同学的心理感受都是惊恐，紧张和不安，都被吓着了。难道这就是校方希望收到的效果吗？后来才知，这个学校培养在职工农干部，最讲突出政治，阶级斗争意识特别强，我们这些单纯幼稚的中学生，连带着也享受到了“同等待遇”。

校长叫赵奋生，微胖，矮个，黑黑的，很结实，面色刚毅，据说是延安来的老革命。他每次讲话，必先大喊一声“同志们”，但这三个字经他的陕北口音一拐弯就变成了“秃子们”。但我们并不觉好笑，反而更觉庄严。那时凡操陕北口音的，都给人一种资格老，天生就是革命家的感觉。早晨他有时出现在操场上，和谁都不说话，在吊环上翻两个跟

头，动作颇为麻利。他走后，我在他握过的吊环上也比试了两下，注视着他并不伟岸的背影消失。他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左的，所有的运动都搞得如火如荼，成为兰州教育界的红人，名人。但奇怪的是，我遍搜兰州教育档案，竟找不到一条赵奋生的条目；关于兰州工农速中这样规模可观的学校，居然也没什么历史资料留下，它似乎完全消失在历史的烟海中了。但我要坚持说，这所学校在那些年头的表现，绝对是超常的，无论在甘肃还是在全国应该都是极其典型的，它的种种激烈的运动形态，已达于极致。历史不该遗忘它的存在。

二

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是我的高中第一年，相对还算正常。工农速中跟普通中学不同，它的生源来自甘肃各地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，他们在校期间的费用全由政府供给。我们高中

班只是学校的一小部分。这学校也是藏龙卧虎，因种种原因到此的老教师不少，学问深湛者大有人在。有位张老师，讲“孔雀东南飞”是一绝，被传得很神。张的年事已高，榆中人，长得像粗糙的山汉，其口音给人一种土里土气没什么学问的感觉。我起先也颇不以为然。但听着听着，如坠幻境，神魂飘荡，被张老师沉郁顿挫的声音牵着走，完全融入了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故事，讲到“举身赴清池”“自挂东南枝”时，被彻底征服了。全班同学包括我，没有一个人不是含着眼泪。现在想来，张老师是吃透了长诗的悲剧精神，在诗句关联处找到了贯通的气韵，善于抓住典型细节尽情渲染，延伸发挥，造就出一种特有的情感磁场。我相信，讲这一课，全国怕是没有一个人能敌过他。

也是在这里，我遇上了我的恩师朱世豪。他的名字与大翻译家朱生豪仅一字之差。他个子细高，清瘦飘逸，讲课不疾不徐，面色不忧不喜，很是淡

定。他当时顶多也就二十七八岁吧，我却觉得他很深沉，年纪很大。我在多年后喜欢把他与“吟而成癖”的“长爪郎”李贺联系在一起。李贺是河南人，他也是河南人，我想象李贺大致就是他那样子吧。他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，一毕业就分配到我们学校管我们班，既教课又当班主任。他欣赏我的作文，经常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贴在教室后墙上，有时还当众让我站起来自己朗读一遍。我因性格率直，说话愣，不大受人待见，常自卑。朱老师却视而不见，藏而不露，对我青眼相看，使我很感激。那时我有一套墨绿封面的鲁迅选集，共四本，是表哥送的，我课间休息时拿出一本来装模作样地读杂文，有点炫耀。朱老师看见了，弯下身说，你这年龄读鲁迅杂文还不宜领会，还是先读《朝花夕拾》吧，再读小说，再回头读杂文，最后读《野草》。第二天他果然带了鲁迅的散文要借给我。我说我有了。现在我动不动劝人读《朝花夕拾》，就是从他那儿学来的。

那时人的口头禅是“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”，我母亲就坚持让我将来考铁道学院；而朱老师却支持我考文科，即第三类高校。他是我人生路上重要的引路人之一。1962年，我已上大二了，有一天帮人闲聊，有一人说，原先工农速中的朱世豪死了，死在去河南的火车上了，是心脏病突发，火车上也没个人能急救。还说他老家是乡下的，家里很穷，他早结婚有了孩子。我登时惊呆，半晌无语，难过得好些天缓不过劲儿。朱老师的影子老是在眼前飘来飘去。

学校的图书馆，在一小院内，左手是阅览室，高台阶上是借书处，一次可借两本。我经常乱借一气，有的书一翻太深奥，只好赶紧退掉。我当时借看而印象较深的有，戈宝权编的普希金文集，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选，郑振铎主编的黑皮老本的“世界名著文库”，还有巴金文集，茅盾文集，沈从文小说选等。契诃夫的《变色龙》《小公务员之死》

让我乐不可支，笑出了眼泪；巴金的《萌芽》，写矿工的苦难，很吸引我；沈从文的《三三》《萧萧》，读来觉得很凄迷，但不是很理解；茅盾的《腐蚀》，是一个女特务的日记，我也不是很懂，但这书的自序中有段话：“呜呼，尘海茫茫，狐鬼满路，青年男女既未能不屈不淫，遂招致莫大精神苦闷”，我每读总觉很过瘾，就记住了，念念不忘，不想竟记了一辈子，至今还能背诵。

还记得，有天晚上，我在阅览室一口气读完了收获杂志上闻捷的长诗《复仇的火焰》，被浓郁的边疆情调和浓烈的诗意所打动，尤其是巴里坤草原上苦难的爱情。我走出院子，仍心潮难平，恰见一轮明月洒下万丈清辉，校园里如水如梦。我走，月亮也走，我停下，月亮也停下，我竟小跑起来，望着月亮和月边的流云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。这个青春感发的夜晚，终生难忘。

因为一个同乡兄长是一家单位掌管图书，我借

到了《人民文学》1956年、1957年的两个合订本，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作家的作品或被视为毒草的，我读了很多，如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《在桥梁工地上》《红豆》《美丽》《爬在旗杆上的人》《小巷深处》等。我还读了其他刊物上的《戒指》《在悬崖上》《棱角》等。理论文章则读了何直的《现实主义——广阔的道路》、钱谷融的《论文学是‘人学’》等。我读得津津有味，沉溺其中，废寝忘食，钻研之深不亚于当时大学中文系的学生。在潜意识里，我认同这些作家的良知，对文艺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，对当时的批判心存质疑。我觉得我很早就有一种叛逆性。有这样的阅读积累，使我在多年后的1978年，跨进文艺报社时，实际也是初入文学界时，我对文坛的熟悉程度，包括对作家作品的了解之广，使一些老同志颇感惊讶。我进文艺报没多久，就提出了访问王蒙的选题，并说我自己想写，得到了冯牧、孔罗荪、谢永旺等领导的首肯和支持。后来我抓住